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之三  
史部

臣 永瑤 恭校

編修臣 裴謙 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 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 胡子襄

謄錄監生臣 苗序洙

欽定四庫全書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之三

硃批李衛奏摺

雍正五年正月十七日浙江巡撫臣李衛謹

奏為奏

聞冬月雨水情形事欽惟我

皇上聖德感召至誠格

天舉行耕藉嘉穀昭休禱雨祈晴捷如響應又欲天下督

撫盡能仰體

聖心子惠元元撫綏憫恤之至意故

令禮部頒示

上諭各省旱澇之事朕皆視同一體原無彼此之別惟是地方相隔路遠彼地偶有水旱有司未必即行具報及至奏達朕前而緊急之時已過是以朕無從盡其誠心為之祈禱此其責則全在本省督撫矣督撫受朕委任之重為朕養育萬民必視百姓之疾苦如

痛癢之在己身一遇水旱饑饉必思所以致此之由或因本省之政事吏治有闕即思速為改易之或因本地之人心風俗不端即思速為化導之兢兢業業修省祈禱竭誠盡心一如朕之朝乾夕惕斷無不可以挽回

天意者欽此臣自跪誦

諭旨夙夜儆惕思維雖自知愚蒙何敢妄希挽回

天意然不敢不竭誠盡敬身體力行以期仰副

宸衷乃邇來祈禱之事既竭其誠而感應之方尚未盡  
驗敢不早為

奏明如杭州之錢塘江歷來潮信自夏而起九月漸  
平江岸向有沙洲一帶可以蔽急濤而護船艘迨  
後潮水十月不息波濤愈猛沙洲無存已十餘年  
矣每以江船傾覆為患臣知之不勝憂心乃於十  
月間虔誠設祭告祝江神潮浪隨息而許久不見  
之沙洲今已復長從此商渡各船可賴以無恙又

如杭城民患莫過火災臣深為設防時加修省凡祈禳鬼神勸導澆俗以及風水形勢之相關廟宇

橋梁之鎮制并嚴禁搶火惡習悉心籌度半載以來凡祈求之道務以懺悔為先洪範咎徵曰狂恒雨若來火災大息在此二端實見感應惟有多雨一節如直隸前歲非常霖潦朕惟以此一字返躬內省近年尚未能為

以來各省亦每多水患朕時刻警惕未嘗少釋也汝亦皇上推廣  
當常存此念  
聖德挽回

天意除去秋雨多已經奏

聞自入冬以來陰晦數倍於晴暘臣仰體

聖諭痛自切責極力體察惟恐刑獄有失竊為寧寬毋

刻更慮民情乖忤委曲化誨屢次虔誠步禱亦時

目下

仍復陰雨情形全未之聞今覽奏始知汝但竭汝

之誠

見開霽然晴明不過三二日一暖仍復連綿目下

已入

春令陰雨依然未休固云南方原與北地不

亦必

咸有悔過遷善之美庶幾邀蒙

同但

杭嘉湖三府未經報災之處田內春禾止種

天鑒

照默示轉歉為豐之徵也汝一人力不能周一省

朕躬

亦豈能普徧寰區但何可稍為諉卸以寬己責惟

紹興

一郡亦僅得種大半幸其餘七府布種如常

各盡其心各竭其誠自蒙  
四川購買米穀先為準備尚可支持在此四府雖

宮蒼岳憫錫佑耳

不全賴春禾然已屬過時儻雨水此後仍復過多  
更為可慮現值漕糧開兌之期前蒙

皇上洪恩允令紅白兼收尖團竝納百姓羣皆感激踴  
躍輸將奈潮濕難免收兌維艱本年幸有閏月不  
致回空稽誤而過淮難副限期俟開印後臣再另  
為酌量具

題外伏念地方雨水過多祈求不能盡驗此皆臣智

短德薄無以感格或浙屬人心澆滿風俗刁頑所

致必非無故

臣愚昧難以醒悟日夕憂懼

朕經有旨少涉隱飾則罪屬於欺矣烏乎可只據實好

皇上聖明之前惟有一事不敢隱諱謹據實奏

聞伏祈

睿鑒臣不勝惶悚待罪之至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恭謝

天恩屢沛竝繳

硃批奏摺事竊臣於歲前十二月初十日遵驛務成例  
在嘉興府公所掣鹽接到杭州將軍鄂密達會同  
臣差千總張永勝等回浙齎有

御賜臣風羊哈密瓜即於嘉興公所跪迎叩頭祇受訖  
又於本年正月初一日臣齎摺承差回浙恭捧

皇恩頒賜

御書福字並克食貂皮荷包風羊到臣臣隨郊迎至署

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領受似此千載難逢之

殊恩臣乃於一月之內兩邀

寵錫榮幸無加更跪讀

硃批溫旨聞汝因過勞吐血此則大謬嗣後慎勿復爾

諸凡量力而為不可勉強若不謹遵諭旨即為違負

朕恩欽此伏念一介微臣上塵

宸衷憐惜至此自問懷慚不覺感切淚流但臣前在文

聞因時將收割久值陰雨恐傷禾稼日切憂思又  
凡遇事不順遂惟宜一秉敬誠省改愆尤以處之若徒  
屢報洋汎商艘被劫亟思寧靜一時急躁所致遂  
自急躁以血氣用事何益之有切戒切戒加意調理  
爾吐血數日久已停止現在惟覺心血短少脾虛

火盛別無他疾今聞

命自天敢不遵

旨自惜仰體

聖懷以圖報稱萬一謹將感戀愚悃具摺

奏謝所有奉到

硃批奏摺理合一併恭繳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請

旨遵行事竊臣查得浙省上年奉文成造天津戰船一

案原准工部咨文內止開行令各該督撫作速造

完并將船上所用舵旋蓬桅繩索以及一切器具  
等項製辦齊備雇募熟悉頭舵水手駕送天津至  
於部內所有應備物件該撫速行分晰報部以便  
預先按數製造等因臣遵照部文將洋面折戣駕  
駛所用防護之鳥鎗火藥器械製齊造冊送部其  
各船到天津後應用之礮位旗幟軍火器械開明  
數目另行造冊咨部聽候置辦在案因前署督臣  
宜兆熊

題報疏內不將已備未備之處聲名誤稱旗幟礮位俱已製辦齊全等語以致工部復錯認為已經製造者行令趕送天津旋又准工部咨文仍照原題停止製造是以浙省此項礮位未經開鑄今聞江南現在趙造礮位軍械等物仍欲送赴天津則浙省似應一例而行但浙江鐵匠鑄礮俱用木炭無石炭可購工費倍於他省今欲開爐鑄造趕送天津恐錢糧不無多費且必俟夏至後南風盛發時

方可起運況海內運礮必派撥弁兵護送方免踈虞若由內河則沉重之物脚費更鉅似不若仍於部內製備則既有石炭可用工費較省而就近運送又可早得應用臣緣節省錢糧因時籌度起見非敢推諉是以備情

奏明應否停止鑄送之處伏候

皇上聖鑒倘需各省鑄造仰懇

指示臣即當欽遵趕辦為此謹

奏

大學士富寧安張廷玉議奏

同日又

奏為奏明乘時發運閩穀事竊臣前准部文著截留

漕米十萬石以米易穀聽閩省取運以備儲蓄臣

因籌計時日若候徵足漕米再為易穀必致遲誤

當經具

奏請將浙省採買預備穀二十萬石先為運閩俟徵

收漕米十萬石存浙以備青黃不接時平糶荷蒙  
特旨著照該撫所請行欽此到臣隨即遵

旨辦理因運穀至二十萬石海船需用甚多非可一起  
齊發且此項買備穀石內杭嘉湖三府去歲雨多  
穀濕俱係別處購買陸續運杭應作第二起發閩  
先將寧台溫紹金衢嚴處八府所買新收好穀十  
萬石撥為第一起皆由小河運至海口等候閩省  
領運之員到浙雇備大船由內洋裝運俱經星飛

咨會福建督臣高其倬去後又因屢接高其倬來  
文手札皆云閩省除此項穀石外尚在需米甚殷  
并令溫處道王敘福另為多買一二萬石臣於歲  
前已設法飭令王敘福辦妥今正月十三日督臣  
已差員解價到浙還項臣即令來員先領額外所  
買米穀星即押往並派撥員弁協同料理起運外  
其原額內第一起撥運之寧台等八府穀十萬石  
閩省領運人員因路遠尚未到浙但此十萬石之

穀已先於歲內運到海口小船不能久待且杭嘉湖三府之穀仍有十萬石新春亦將陸續運杭不但壅擠一時島嶼難以停泊仍恐立春以後漸有南風不無阻滯波濤之險臣再四思維不敢借等候閩員領運之名以卸千條先為雇備民船裝載運閩復移咨沿海三鎮揀選功加千把分押船隻再各派守備督運俱發給口糧令其送往福建并委杭協副將李燦將一應船隻轉運事宜總統料

理遣發再查各汛戰船目今現在撤巡期內不出  
大哨臣咨商署提臣張溥亦暫為派撥分裝起運  
既可防護民船更可借此熟悉海道并得探認洋  
面情形似屬兩有裨益但臣理應候督臣咨會辦  
理今未等福建差官到浙即行發運者誠恐遲則  
有誤不得不任此責成除已經陸續發運外謹具  
摺

奏明再洋內盜首陳尾已據督臣拏獲將賊衆分為

三起俱解來杭發審另

題合併聲明謹

奏

覽奏可謂敏於趨事且辦理亦屬妥協朕深為慰悅

同日又

奏為恭請

睿鑒事竊有湖州府長興縣知縣白環前因獲賊周宗  
朝不行收禁一案照例附叅已准部議革職行文

到臣何敢再為瀆陳但該員居官謹飭辦事勤慎  
於長興一邑人地頗屬相宜且就其本案處分一  
事亦係拏獲竊賊因封印未及審明是以暫不收  
禁迨該犯殺傷看守之人潛逃仍係該令白環拏  
獲尚係因公呈誤情有可原除遵令離任其員缺  
已經另行委署外可否仍帶所革之職留任抑或  
備用候補之處出自

皇恩再有紹興府會稽縣知縣張我觀因誤為朦混過

繼捐官之潘景儀出結理應革職又於雍正四年八月十三日該員因救火倉忙致令監犯林琛等七名越獄曾經臣

題叅勒緝在案但當經陸續拏獲盜犯林琛等六名止少李七一名未獲尚有八箇月限期現在勒緝本不敢再請姑留緣浙省熟練舊員甚少該縣張我觀雖年過六十精力尚健慎重錢糧而辦理海塘能任辛苦凡臣所交辦之事皆無遺誤除業經

奉文離任員缺亦已另行委署訖因其人尚屬可  
惜故敢一并瀆請可否令其待罪備用臣未敢擅  
便懇乞

聖明睿鑒施行謹

奏

俱照所請諭部矣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臣於本年正月十六日據嘉興府平湖縣知縣

楊克慧稟稱正月十四日向晚忽本城南門居民

有訛傳屠城之語紛紛驚惶間有欲攜帶家口出

突如其來殊屬可笑之極

城者隨即率領典史逐家曉諭安慰民心已定俱

各安業等因到臣臣思此事皆由逆惡汪景祺向

曾僑寓平湖城內該縣百姓見其肆行悖逆人人

切齒痛恨深抱互鄉之耻遂有無賴刁民造作訛

言煽惑愚人希圖乘其倉惶之時攫取財物等項

所致一經該縣曉諭即已安堵如故臣聞稟隨星  
夜出示飛行宣布

皇上蠲恤緩徵愛民保赤德意并指明汪景祺大逆不  
道尚蒙

皇恩止於一身伏誅親子兄弟得免駢斬族黨親友不  
株一人豈有僑寓之鄉獨行加罪之事況於停止  
浙人鄉會試一案

上諭內現奉

恩旨百姓皆吾赤子地方如有水旱之事朕仍加恩賑恤欽此仰見

皇上聖明於爾等百姓極其愛養爾民各當安心循理

改過遷善

共享昇平毋得妄聽訛言致墮姦盜之

計等因開誠布告并密令該縣察訪起先造言之

愚氓矣

人嚴拏重處又海寧海鹽嘉善三縣俱附近平湖

恐因二逆鄉里接壤愚民或有驚畏亦密飭各地  
方官留心預為防範察拏訛傳棍徒懲治各去後

總之事

無鉅細聚不宜隱諱

此雖地方一時偶有之事臣不敢稍有隱諱相應

附摺奏

聞再臣因浙江連有查嗣庭汪景祺悖逆兇頑為天地所不容古今所罕有誠恐浙民平素刁詐驚疑畏懼刻刻預為安預并一面密訪輿論人情皆知二逆罪大惡極但有恐懼畏累之心並無纖毫不服之意即現奉傳止鄉會而人心惟皆痛恨二逆造孽深重別無怨言曾據紳衿士庶屢次向臣哀籲

具呈其大槩僉云欲求

皇上將查嗣庭發至浙江凌遲示衆以快人心而舒公

憤

恩赦浙江復准開科等語臣因已奉

明旨無微不照何敢沽名市惠將其呈詞槩不接受仍以好言開導習俗之類靡宣布

聖恩之寬大伊等實有感泣出於誠心者可見查嗣庭罪惡已彰著於天下即浙人素為舊染所污亦自

天良不昧衆口同聲絕無異詞伏乞

皇上速賜乾斷將逆惡查嗣庭早置重典明正

國法完結此案不但浙省人心俱安普天咸為稱快

矣臣不揣冒昧披瀝瀆陳仰祈

聖明睿鑒謹

奏

覽

雍正五年二月十七日浙江巡撫臣李衛謹

奏為奏

聞雨水情形事竊臣前因浙省自去冬以及本年正月  
上旬雨多晴少祈求不應日夕徬徨細思浙地二  
逆竝生人心陷溺獲罪於

天非泛常祈禱所能挽回是以洗心積誠於正月十五日  
虔具摺稿十六日繕寫十七日差員齎

奏懇求

聖鑒指示愚昧自十五日下午即有霽色及十七日拜

發

奏摺之後日光晶瑩星月皎潔時值燈節杭民鼓舞  
實慰厯念自爾前次奏到朕日向浙省默禱未嘗少間  
街市共慶昇平此下半月內連晴十有餘日二月

欺人即是欺

初間連有雨雪至初六日臣遵

天

朕生平從不為虛誑之言况祈求之道惟賴一念之真

旨出郊助耕

何敢以無為有所以去歲頒發之旨實出至誠非同泛

藉田忽然日色開霽天氣融和大禮告成萬民歡幸

泛凡遇直省奏到無不竭盡朕心以乞

咸稱

聖

祖之靈仰願

皇上敬

八蒼之垂佑也勤民之心呼吸可通豐年之兆已見無不額手加慶此

後雖又有陰雨今幸交驚蟄節氣十五日已見晴  
明從此春和日暖陰雨自稀蠶桑可期先此奏

聞上慰

聖懷再臣去年

奏明動銀十萬兩外給腳費差員赴四川買米預備  
浙閩米貴平糶之需今二月初旬接到委員來稟  
已於重慶府購買足數共有十萬餘石分為二幫

開行頭幫已過漢口而來川江止損小船二隻失  
米僅數百石餘皆安穩次幫亦隨後接續前進此  
米價值較江浙甚平將來到後大有益於小民惜  
初次試行所買過多亦恐於川民有損尚少且杭嘉湖三府晚稻九月內  
始得登場目今赴買猶可趕及但恐夏秋川河水  
是

發險汛難防統俟今歲秋初再當酌量請

旨多為預備則浙閩二省民食均有藉賴矣合併奏

聞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奏謝

天恩恭繳

御批事雍正五年正月十八日臣所差進摺把總齋捧  
皇上恩賞克食風羊竝欽奉

御批臣原奏摺匣到杭隨即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頒伏思臣屢荷

殊恩頻加

頒賜寵榮逾分感戴難名及跪誦

天語以臣愚昧魯直過蒙

獎勵已屬愧悚難安又為臣身矜憐體恤無微不至即

如臣上年偶爾失血旋即平復遂致上廛

宸衷奉有

溫旨臣已祇領欽遵今又復蒙

恩諭告戒丁寧疎賤微軀何足顧惜乃至上勞

睿慮如此其極豈臣分誼所敢承當至臣報效心虔設  
施才短即奉公執法不辭勞怨亦職所當然

皇上鑒臣愚忱憫臣孤立

諭以不忍臣一人任勞任怨頌

旨振刷又設觀風整俗使以省臣一半之力臣自問何  
人得邀

隆恩優渥至此正在繕摺

奏謝間適觀風整俗使臣王國棟於二月初一日到任杭州將軍臣鄂密達於二月初三日回任臣兩

次叩請

聖安二臣先後宣示

恩諭臣跪聆之下不勝感激涕零敢不仰體

覽秦謝知道

天心矢圖報稱臣向慮杭城與總督相離遙遠地方重

大事務無一商議就正之人且山海交錯公務繁

多恐精力不能遍及今蒙

聖恩增設觀風整俗使匡助不逮實有裨益且使臣王  
此人甚好封疆之器也因觀風整俗使一缺係創設緊  
要之任所以簡用前來汝等其交相勉勵以共激頽波  
國棟與臣雖未深交然向在京認識素聞其人正  
直敦樸勤慎和平臣自當凜遵

聖訓虛公和衷凡事叅酌共為襄理以期克副

皇上矜惜微臣之至意又蒙復設杭嘉湖道為臣增臂  
指之用且

睿鑒已悉該道徐鼎係臣姊夫仍令同事一方不為統

屬別嫌何乃仰邀

非朕信汝乃汝自能取信於朕耳朕待諸臣從不預橫  
聖主信心至此臣豈草木焉能自安敢不勉其盡心供  
成見於胸懷

職所有微臣感激下情詞不能盡惟有虔心叩首

恭謝

天恩竝將奉到

御批奏摺一同

呈繳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奏明事竊照浙江錢糧南米總匯藩司從前牽  
混不清臣故於上年初到任時先將大概

奏明次第料理今歷年舊欠已經查明數目具

奏設法分年追徵奉

旨恩允欽遵在案其各役侵蝕包納飛灑等弊現在嚴  
查實難一時盡除容臣協同司府漸加整頓而南

造匠糧等用者其中浮收重耗侵蝕分肥百弊叢生與京八倉無異於康熙五十九年前陞任撫臣朱軾查革陋規酌定官耗委令杭州府知府管理夫放其弊稍清及朱軾陞任之後仍有藩司吏役勾通旗下包攬折收需索陋例相沿不已臣到任後雖銳意剔除但相隔藩司一層衙門事非親手而前司佟吉圖又諸凡聽從吏役主持不能着實

釐剔今新藩司許容雖到任未久重大事務尚未

見其措施先觀其於細微諸務稽察甚嚴較臣似

為過之已將查出各弊開明款項數目交與許容

許容

才有足取清正二字朕可保之但恐過於固執不

知其仍照前撫臣朱軾所定規條委杭州府代為

知權變耳

管理收放其一切稽查釐革事宜俱令該司親行

整飭以除錮弊俟其作何料理果否妥協再為奏

聞合將緣由先行覆

孫國璽少年美才漢軍中將來可望成器之人其善為

奏再杭州府知府孫國璽已經到任其人明白勤幹

培植勤加勗勉以玉成之

仰蒙

睿鑒精明

特賜調補從此緊要員缺可以得人惟新任仁和縣知縣紀遠宜過於拘謹與仁和繁劇之地甚不相宜

臣查

命往浙江候補各官內奉

旨朱永齡人去得著該撫試看欽此查朱永齡人果誠實勤慎可以辦理要務因仁和縣事務繁雜恐非

北人所習此外如桐廬縣知縣張坦熊前臣保送  
引

見奉

旨著回原任交與巡撫李衛遇緊要州縣缺出題補欽  
此今玉環山開墾一事較之仁和地方現在又覺  
緊要臣已委令張坦熊前往清查各務所有仁和

縣員缺容臣於

現又續發二員即日可以到浙內以仁和等緊要縣缺  
揀發人員內遴選一員另行請

題補之東峰原係河南生員乃王國棟所薦舉者朕觀  
旨調補其張坦熊外貌迂懦已蒙  
其人少覺拙鈍似不及補授海寧縣之申成章爾再加  
聖明洞照而辦事明敏頗有風力其署任仁和縣時即  
酌量可也

將軍織造之人亦未嘗瞻顧寬容臣試驗既實方  
敢保送伊雖係張坦麟之弟然臣於

皇上用人大事從不敢存一毫私心稍有所徇如雲南  
路南州知州張坦驄乃坦麟胞弟居官忠厚不能  
有為浙江金華府知府張坦讓亦坦麟堂兄辦事  
雖勤官聲操守皆屬稍平均係臣之屬員曾於

計典據實填報從無絲毫假借此臣一點樸誠諒已

久在

何須清奏

聖明洞鑒之中者也又吏部侍郎沈近思條奏浙江風俗惡習奉

旨交臣與觀風整俗使王國棟會同查禁臣細觀沈近思所奏十款切要詳明且係本地人深中浙江積弊臣遵將

聖諭及條奏各款刊刻出示曉諭又恐大字告示紙幅

甚長鄉村僻隘之處無地張貼小民不能遍悉復

照勸諭文之式刊刻小字短幅者數千道分發各

化誨

之道寧詳毋畧如此方是

州縣遍貼城鄉使編氓家喻戶曉以仰副

皇上化民成俗之至意現在俱與使臣王國棟會同商

酌竭力遵行合併附摺奏

聞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奏

聞出洋商船情由事竊查各省往外洋貿易商船自康熙五十六年

聖祖仁皇帝因西南洋呂宋噶喇叭等處地方多聚漢人  
是以定例內地商船止許往東洋貿易將東洋來  
船禁止其西南洋各國聽其自來不許往販違者  
以透越治罪彼時各船俱止往東洋其海道不必

經由閩廣洋面若有往南透越者止須於南海海  
壇等處要口截住查拿甚易及五十七年前任兩  
廣督臣楊琳奏准商船許往安南貿易遂有以往  
販安南為名填照出口者經由南海海壇亦不便  
阻留即回棹之後驗其所帶貨物有係西南洋所  
產者俱稱自安南轉買而來或有稱在洋被風飄  
至西南洋島嶼帶回者緣安南既非禁地而風飄  
亦海洋常有之事得以借此文飾但查安南小國

用貨無多從前粵省來文亦稱彼國每年交易不  
過四五船而止豈能收買各省多船貨物且暹羅  
與安南連界即在禁例之內商船一出外洋茫茫  
大海任其所之既不能跟隨蹤跡焉保其不駛往  
別洋及至回棹收口之處又止能查其坐回是否  
原船人數是否符合并有無夾帶違禁軍火礮械  
而其船之實往何處買賣竝無憑據可查此各省  
商船不能無透越禁洋之實情也臣早為留心因

出洋之船未回不能深知今細查江浙福建之船  
大槩相同雖歷來亦自相安別無事端但臣既已  
查知且兼辦海關事務何敢稍有隱諱不直陳於  
此事朕向亦知之但未及查究詳悉耳  
聖明之前查安南係

本朝屬國彼處夷官亦有篆文印信若行文彼國凡  
內地商船果販貨到彼發賣完日取具安南國夷  
官印結填明到彼及回棹日期回繳查銷如無印  
結者即行究罪似亦可杜前弊但恐安南不曉禮

法遵行不善致生事端抑或以原屬買賣貨物現  
無別項干係仍行照舊之處伏候

皇上睿鑒批示遵行謹

奏

商船貿易非朝伊夕自應照舊為是目下高其倬具有  
開洋之奏現交廷臣議覆

同日又

奏為奏明事竊臣荷蒙

皇上殊恩陞授浙江巡撫自到任以來聞從前原有各項養廉舊規後經節次盡行裁去其各省督撫現在皆有耗羨獨浙江實無此例即隨丁糧六十分為管軍務養壯丁操演賞兵之需者亦經前官久已全革臣到浙江除止留家人舊有些須門包外其吃食口糧俱係原籍裝運凡一切日用盤費及兩衙門幕賓脩金皆臣自備年共約費八千餘兩非敢刻意矯廉實巡撫衙門一無所有自接到部

文復蒙

聖恩著臣兼理鹽政查從前舊規甚鉅自噶爾泰奏明  
歸公之後原留鹽臣衙門每年各項經費銀一萬  
三千一百二十兩又經前任謝賜履摺奏裁減止  
留首接承差銀四千八百兩為本身用度又存給  
衆家人飯食銀六百四十兩報部在案臣今有此  
一項可充一年所需費用之半雖不無添補尚可  
大笑覽之  
勉為夫應惟有辦理地方一切公務緊要必須之

項竝無出處何敢以瑣事上瀆

天聽緣臣前在司道任內俱經將陋規出息奏

聞今到浙一載有無養廉辦公之處亦應據實直陳再

查浙省各屬州縣厯來耗羨錢糧多者自四五六

分不等中縣七八分小縣亦止能加一且民間所

浙民

斯種情形朕所素悉

用輕戮低色仍訛謗地方官指一說二即傾銷上

納不過九八九色斷不肯足紋其鹽課鈔稅成色

更低若本地開銷則可一遇解京需用元寶各員

必將耗羨代為包賠從前尚有所餘為地方官養廉辦公用度者自石文焯奏請提取各屬耗羨銀二分五釐為錢糧解部飯食短平之用外一切解

交藩庫錢糧尚有使用盤費從此以後各屬已皆不通情理癲狂之人其所辦理諸務百無一可自應酌

宜更易何須作難

收庫抵作解京飯費添平等項今鹽規又裁俸工目今湖南亦仿佛如是連任裁減至輟轉維艱矣停捐是以諸務掣肘各官艱難實無可奈何者而

新任藩司許容每向臣講說無項可辦公事將來

有誤如何使得若不早為設法則臨時必致拮据

非伊

等語臣思許容既如此立言將來凡有遲誤必借

故

刁難巧婦不能為無米炊耳

故刁難推諉亦不無關係地方之處合並附摺奏

聞容臣與該司從長計議將每年應辦公事賠貼若干

將各項開出及作何設法預備再同該司定議具

摺請

旨為此謹

奏

浙省之難以措置曾經朱軾備悉奏陳朕所以知之最切日前佟吉圖竟有加耗之請朕痛加責飭以批諭之諒伊未敢舉發茲汝與許容將闔省出納之數通盤計算詳細斟酌作何設法方足備用盡心商籌一番務得其宜具奏以聞但能與情理協順朕何靳而不允行耶燈下率筆書諭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之三

欽定四庫全書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之四

硃批李衛奏摺

雍正五年三月二十四日浙江巡撫臣李衛謹

奏為覆奏事竊臣欽奉

恩旨先動帑銀四萬兩會同將軍臣鄂密達觀風整俗  
使臣王國棟查修杭嘉湖三府城垣河道堤岸使  
窮民得以傭工食力為糴米之資已將臣等三路

分查并臣往江蘇會商事畢回署各日期先後

題明在案今臣等公同查議蒙

皇上特沛洪恩原為杭嘉湖三府上年被水窮民艱食設法拯濟自應分別緩急就人民衆多工程緊要之處興修庶錢糧不致糜費災民實有裨益時屆三月下旬恐遲則蠶農兩忙現在飭行各處發米平糶先將杭嘉湖三府郡城及石門等縣城垣星飛辦料修葺令窮民赴工計日給價贍養家口此是

應併

外

寧波府城關係緊要前經石雲倬奏請今雖不

如寧波府城關係緊要前經石雲倬奏請今雖不

係

被

災

地

方

現

在

批

司

另

議

款

項

其

餘

頗

多

應

修

之處或城垣堅固者暫緩以俟後圖其各處河道

堤岸臣勘得湖州之太湖乃三府諸水所匯歸從

前修建堤閘今多圯廢有應行復修之處臣鄂密

達勘得嘉興一帶官塘為衝衢要道今有石塘坍

損土塘低陷之所俱應修整培高使外水不能灌

入以保農田其石門縣上下地方約有四十里淺

塞天旱即乾亦當挑挖臣王國棟勘得杭州之東有河一百二十里達於海寧名曰上河原引西湖之水入灌民田今亦淤淺湖水不能存蓄海寧而下至黃灣地方一帶支河亦有應行疏濬者以上各府河道支河港汊甚多臣等雖經查明緊要處所應加開濬但冬春雨雪連綿水勢未落淺處亦深若此時築壩開濬恐妨灌溉且必多費工資況沿河民田目前現有春花將來即須插種河底淤

此議

甚是汝等籌酌諒不謬

泥無處堆積臣等再三商酌當就九十月間水落

收穫方可興工今先將應濬處所確勘明白庶臨

期不致周章至於修繕城垣料物浙江原無堅厚

城磚若開窰成造又稽時日俱就各地方所產選

其中之最大而堅厚者應用所需石料亦於就近

是

時工

答則

採備加以純潔石灰抵縫砌築俾可經久其小民  
部如照定例駁查汝等將所以不同情由聲明登  
工價不同俱因地制宜實給不使短少再修舉工  
可朕不便為此預先發旨  
程全在監督之員實心任事若委本處知縣既恐

事繁不能遍及且恐胥役侵漁而浙省府佐又俱

派解餉解銅買米押運各差閒員無幾臣等酌議

杭州城委杭州府孫國璽寧紹運副徐有緯嘉興

所委城委嘉興府閻堯熙嘉協副將顧弘亮湖州城委

俱當應如是詳慎者朕特旨揀發與汝此數員知

府今

果何如湖州府唐紹祖署寧波同知成泰陞湖協都司王

把各數員分段管理并委杭嘉湖道徐鼎將嘉湖

二府城工統理稽查其嘉興城垣遼濶又有石門

等縣之工知府耳目難周臣等查有衢州府降調

將伊知府靳樹德其居心操守臣皆不敢保而差遣辦

事尚可驅策該員甫經引

心行不出三則最上者志圖漸洗以益前愆必將刻厲

見現在赴部改補今暫委其協同監修嘉府城垣倘蒙

俞允臣方敢咨部留用統俟完工之日再行酌量具

又其次者下愚不移徇利忘身靳樹德於斯三者之中

奏以上各條俱係臣等公議現在悉心籌畫實力舉

必居其二具文咨部留心試用看

行將各項核定另疏會

題外謹先覆

奏上慰

聖懷至臣前往蘇州面會江蘇撫臣陳時夏暨

欽差副都統臣李淑德等據諸臣言論江南承浙江諸

府之水會流入海原有黃浦吳淞江劉河三大口

其餘支流尚多而吳淞又歸并黃浦合流出口水

口疏通則水急力大足以敵住海水不使泥沙隨

潮倒灌故無泛濫之虞而得灌溉之益今吳淞湮

塞全仗黃浦一股之水力弱不能相敵是以泥沙

漸淤鹹水浸漬江浙六府水道不能暢流均關利

害目今開濬吳淞最為要務又吳江長橋為太湖

洩水咽喉此地淤塞傾圯有妨於江南者尚緩而

確當

與否目前亦難許定但料諸臣非負國殃民之人

有礙於浙江者頗急等語一切議論甚為確當所

所計

必不至大謬工程就緒後自然白黑分明也

有開浚事宜應聽

欽差諸臣酌議請

旨外臣查江南蘇松常等府俱係水鄉幹河支流不計

其數工程一興斷不能如江蘇撫臣陳時夏所請

金史卷一百一十四  
十餘萬金可以濟事必須預為籌備足用方可臨時無誤合併陳明謹

奏

朕意工程浩繁所費不止此數而陳時夏亦因有開捐協助之請也

同日又

奏為恭繳

硃批原摺事竊臣前差把總於二月二十六日回杭齎

到臣所奏摺匣敬開跪讀之下蒙

皇上逐件批諭明切使臣得以遵奉至雨水過多摺內

更蒙

聖鑒訓諭以懺悔為先令臣知所修省今自仲春以來

杭郡原屬蘇桑稂稻之鄉覽奏三春風景宛在目前朕

心怡然深慰連朝晴霽天氣融和已種之春花日漸茂盛其未

曾布種者亦得盡力耕耨米價漸減可卜豐年目

下浙省積案將完命盜頗少刁風大息繁難之事

較前稍有頭緒惟無知愚氓每好妄聽訛傳本月

初旬

臣與將軍

臣鄂密達觀風整俗使

臣王國棟

分查河道前後公出先已遍為曉諭宣布

皇仁軫念民生發帑興工愛養黎庶之

聖心凡有知識無不感激鼓舞省城之內甚屬安堵於

三月初七日有錢塘縣之安吉定南定北等鄉居

民忽傳訛言云因向年有一知縣董天眷者曾到

此鄉查賑不公被民毆打其時上司隱匿不究今

伊子不知何名聞為御史奏請將此三鄉之民盡

行處死以倣頑梗等語適值學臣考棚買備點名  
火把而將軍又從嘉興回省遂錯認為欲帶兵前  
往彼處愚民一時驚慌竟有連夜過江棄業躲避  
者江東一帶即蕭山縣龕山地方見錢塘鄉民有  
搬至彼地惟恐連累亦復搬移而龕山對面即係  
海寧亦聞訛言間有挈家縣去者當經營縣等官  
輕騎下鄉攔阻指示隨皆醒悟安定而桐廬縣地  
方亦有乞食流丐聞知此事至彼傳說希圖愚民

驚走可以乘間竊取米穀亦經地方官立時查禁

寧靜如故

臣

勘河道回省途中接稟即星速簡明

出示曉諭開導所有搬移之人悉已各回生業其

紹興府城據副將汪虎山稟稱三月十二日因巡

役拏獲數名與販私鹽之徒解縣收審跟隨閒看

多人復又訛傳云有夥黨進城刦犯即時鋪面關

非關

愚民無故驚慌確係刁頑之徒有意煽惑緝獲數

名明

正以法方足示儆加意設法根究焉有不得之理

曉諭衆心即定照舊開張臣更飛飭各地方官安

但務

須密訪方能式獲  
輯靜鎮并令密訪造言棍徒重懲以杜紛擾臣素

愚

以為浙人尖巧刁詐或多大膽兇惡愚人者必自不意其愚昧

慌張膽怯一至於此總由性情虛浮語言不實好

為猜疑一騙即信是以臣到任至今所行禁令俱

從大處有礙者明白開導使之易於遵守不作苛

細推求致民輕犯而鄉愚無知猶有此等驚怖者

理應

據實奏聞者  
此或臣之措施尚未周到所致敢不益加勉勵雖  
暫時傳訛惶悚已經早安耕織然何敢不據實奏

聞所有奉到

硃批奏摺理合一併恭繳謹

奏

覽

雍正五年閏三月初一日浙江巡撫臣李衛謹

奏為奏明浙省保甲社倉情形仰祈

聖鑒事竊查浙省保甲如杭嘉湖三府人煙稠密戶口

繁多除紳衿有業商民餘多五方雜處時復遷徙

莫定寧台溫處四府則山海交錯居址零星不能  
集成村落且有閩省流寓之人往來不一此又編  
察之所難定者至於紹興一府雖原有保甲其中  
尚有未妥每牌必有一二狡黠好事之徒巧借保  
甲名色遇事科斂聯絡公呈即匪類犯出亦必代  
辯稱為良民甚有搬移入甲者無論姦良惟飽其  
慾便可安插此一府屬頗有受保甲中棍徒之累  
者雖屢經查拏尚難盡除其弊惟金衢嚴三府較

之他郡尚屬易行但知縣一官職司通邑錢穀刑  
名多不能親身分往村鎮稽查未免假手吏役不  
無滋擾而知府所轄地方寬廣恐虛名無實故各  
屬亦曾有申覆遵奉者但以奉

旨力行之事臣何敢僅憑一紙空文遽為輕信再社倉  
一項現今各屬雖亦報有捐輸者然寥寥無幾緣  
浙屬人情狡嗇止圖利已而未肯輕破慳囊之故  
也且社倉之法只宜勸輸獎勵聽民自便難以刻

貴州縣計期奏功此又臣所惴惴於中而不能釋

念者以上二事必期果有實績方不虛應故事臣

現在籌畫設法分別辦理外近今河南撫臣田文

鏡以民壯保甲捕務相為表裏請歸巡察官順道

就近查考今浙省十一府跨亙千有餘里其中山

陬海澨綿延曲折正慮臣一身未能遍歷前接准

觀風整俗使臣王國棟移送謄黃內原有

敕內開載不盡者宜盡心訪察設法舉行欽此現在該

使臣週巡各屬清正和平辦事勤敏可否將保甲社倉及民壯之事亦請

聖主恩賜飭令使臣順道就近查考較之臣寫居省會  
僅以案牘為憑者自倍加切實臣謹繕摺瀆陳仰  
祈

睿鑒如果可行伏乞

皇上敕部議覆抑或容臣恭疏具

題統候

皇上聖明指示遵奉施行謹

奏

社倉非使臣可查考之事即爾撫治其地為一省綱領亦只宜勸勉鼓舞不便繩之以法此事奏效原屬不易當年

聖祖曾屢諭社倉萬難舉行第未及詳諭所以然之故耳朕踐阼後多有建言社倉之益者因欲試行自初至今已歷數載深知其難不過留此一法為地方上有益無

損之美政則可若勒令施行反成有損無益之敝政矣  
緩為之母急爾密囑王國棟於巡歷所至順道勸諭猶  
或庶幾朕飭令使臣就近查考儻奉行不善其流弊  
可勝道哉保甲民壯二事即具疏題請

同日又

奏為再請

命發人員以備委用事竊臣於去年八月內因浙省  
計典在即不無去取曾具摺懇請

揀發記名候補府廳縣官十餘員來浙備用已蒙

皇上前後

命發候補同知馬日炳成泰陞二員通判管旆寶善二  
員知縣周嘉梓石祕彭開宗李弘汧羅緒羅昱閻  
紹祖朱永齡楊維清陳誠陶起潛徐義麟等共一  
十二員又以知縣縣丞酌用田仲璞萬際清王維  
恭朱簠魏大德等共五員俱陸續到浙除朱簠一  
員先經署理景寧縣今已病故外餘俱次第委用

俟察看各員果能稱職人地相宜再為

題補實授否則調換試用現止剩有候補同知成泰  
陞暫委署理寧波府同知押運之缺及通判管旆  
寶善二員分頭差往送漕過淮買米等事又知縣  
徐義麟一員委令監糶并前署鄞縣印務甫經卸  
事之周嘉梓俱現在候委將次用完近又接准部  
文申成章補授海寧知縣袁皞以仁和等緊要縣  
缺題補此二員尚未抵浙查通省官員之內仍有

才短忠厚不能勝任又有錢糧不清被吏役朦混者諸如此類恐致貽誤地方除行令司道等官分別查實或應叅革或請改教另為具

題又新放紹興府知府魏觀及台州府知府楊滙至今日久亦皆未到臣已行文飛催赴任理事外此後漸無閒員可供差委似應再為預請

命發備用知府二員知縣十餘員懇祈

敕部即令速行赴浙庶繁劇之省不致乏人於地方有

並臣更有請者浙江廢弛日久多係難治之區每見初任官員常有不能辦理者仰祈

皇恩將已經做過一任現在候補者或京官部屬曾見辦事明敏者於中

揀發浙省方能獲有實濟臣不揣冒昧備悉瀆陳伏乞皇上睿鑒施行謹

奏

候飭部揀選發來其魏觀楊滙遲到原由併令查奏但

人材難得即揀發之員亦安保其必優總在爾等封疆大吏秉公體驗據實舉劾耳果能實力振刷一番不數年間將見官方整肅人皆可用之才矣治平之術惟在察吏餘無二法勉為之

同日又

奏為奏明藩庫新舊正署交盤已清事本年三月二十六日據藩司許容詳送冊結到臣查據前任佟吉圖經管一切正項錢糧出入數目俱已盤查清

楚竝無虧缺出結請

題外其一應雜款悉皆盤清不少內中惟有佟吉圖  
從前接受傅澤淵解部京餉掛兌銀一萬三千四  
百四十二兩零向雖詳有未經奉行停止以前欠  
解俸工追出可抵但歷年徵收無多又據許容詳  
稱於雍正二年分因

題明發價買備添補夏秋二季兵米六萬石不曾議  
有分拆耗米以致虧少四千八百餘石雖係詳明

俟徵完民欠南米耗羨抵補前項放拆之數然非  
現存有米可比又王朝恩任內代諸暨永康二縣  
未完米四百三十石有零於奏銷時捏報全完雖現  
有欠款接徵亦非已經存倉之項又稱從前浙省  
奉文截留起運康熙六十年漕米部限已逾因嘉  
興等縣尚有未完漕米八千餘石經傳澤淵詳明  
取具暫貯縣倉實收一面勒追完解一面先將經  
管省中永濟倉之船政同知並嘉松分公司倉收以

全完報部後曾徵出九百餘石復被叅革知縣卞  
咸和花費無存經王朝恩改作地丁虧空報叅後  
僅陸續追完五百三十餘石又嘉善縣未完米二  
千五百餘石被叅革知縣彭憲祖虧空傳澤淵因  
報過全完難以叅處遂將民欠地丁抵數以虧空  
揭報已經追完米二千二百餘石以上二共虛懸  
尚未完米七百餘石雖於董永艾署事任內又續  
徵完米一百一十餘石其餘民欠恐難全完又於

發價買銅解京項下佟吉圖扣回短給銀一千六百兩零不合作為已之贏餘存庫仍應令其賠出追還等語臣查前項各歷任未清那移尾欠雖均有從前議抵之款但許容既稱非實在存貯者自應徹底完結始無諉卸之處前佟吉圖離任時曾詳報到臣有伊任內節省得餘銀二萬三千兩留充地方公用當經臣批該司經管正雜錢糧繁多必俟交盤清楚一應補足之後方可算為備公多

餘之項此際未便作准隨委仁和縣等眼同兌明存寄外庫緣佟吉圖匆匆進京不及詳開於何項名目節省餘出者臣久知其係於捐監項下及收發扣平竝奏銷所餘等類除已身用去所剩之數今將其所留銀內照依許容開報各條盡行撥完補足則佟吉圖以前各任正雜之項俱已全清矣尚有餘銀三百九十兩零仍留存寄外庫連以上舊欠陸續追出一竝留為地方公事之需所有藩

庫新舊交盤各緣由備悉具摺陳明謹

奏

此佟吉圖大姦大詐之舉也其所留之銀既足抵補各項欠缺自無枉罪之理

雍正五年四月十一日浙江觀風整俗使臣王國棟

會同浙江巡撫臣李衛謹

奏為遵

旨覆奏事竊臣王國棟在京欽奉

皇上交發浙江改補教諭顧夔朱禾條奏摺二件

命臣到浙江時會同巡撫李衛將摺內所奏是否應行

有無裨益之處詳查覆奏欽此臣李衛隨移行凡有

棚民各屬并溫州府及沿海水師各鎮協營確查

詳議准據各咨詳覆前來該臣等會查得顧夔所

奏稽察常山縣種麻棚民一事查棚民多係福建

江西之人在各處山鄉租地搭棚居住墾作者皆

以種麻種菁栽煙燒炭造紙張作香菰等務為業

江閩兩省及浙之寧台溫處金衢嚴所屬共二十  
七縣皆有之不獨常山一縣也因其籍非土著往  
來不常從前亦設有稽察防範之法雍正二年今  
陞大學士張廷玉條奏奉

旨行查經前福建督臣滿保等會議以棚民之姦良責  
成於租地之山主工伴之好多責成於招佃之墾  
戶取結造冊照保甲之例編查願入籍者一體當  
差已回籍者不許復至等因會

題部覆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今顧夔所奏設立棚長保甲填給姓名簿籍等事俱係部文現行條款毋庸另議臣等查此項棚民全在地方官撫輯得宜便可相安若漫不經心既恐姦宄混雜倘苛求驚擾亦足激成事端臣等現飭各府縣遵照前定規條實力稽察推誠相待勿令生疑畏之心馭役務嚴毋使受需索之累若有作姦犯科必當小懲大戒責令知府

汝等就大吏但將此種棚民視為地方要務不時留心察訪則諸患自消相安無事矣或怠忽廢弛以及縱役起釁者即行嚴叅斷不敢

稍有因循以貽地方之憂也至朱禾所奏二事內請分永嘉縣治一條臣等會查得州縣若地廣賦繁知縣一身不能兼顧則分治有不得不然之勢今永嘉地方所轄止五十二都額徵錢糧止四萬有奇不特與江南大縣糧額一二十萬者相遠即浙省各縣中錢糧倍於永嘉者甚多且自康熙五

十八年以前永嘉錢糧俱經奏銷全完近因知縣不得其人遞年釀成刁健之風致有掛欠變為難治之區是以上年特請調用改補在案若得好官振刷即可更改舊習況係溫州府附郭之縣尚有知府同城可以稽督而南溪西溪地止有一十四都額糧八千餘兩將此分設一縣殊多冗費現在此二鄉錢糧每年夏冬麥禾收穫之後知縣俱親往彼地徵收仍可辦理縣務若縣丞一官有解餉

出差之事反不能常久在家近又

題請佐貳分管巡查地方則縣丞移駐之說更可毋庸置議者也又戰船停泊內港無人管理損具應飭千把總頭舵人等常川在船看守一條臣等會查得海洋戰船皆就船隻大小配定水兵三四十名至十餘名不等內有捕盜什長舵工繚手斗手旋手礮手等項名色皆係分管船內器械損具之人各有專司至出洋時則又按船之大小配坐戰

兵自八十名至二十餘名不等皆在水兵額數之外巡滿回營則戰兵歸伍差操水兵仍留在船即有私自回家者亦必留存一半更番替換蓋海港潮汐不常時有風浪掀簸船內礮火器械又皆緊

聽其

要軍器營員斷不敢聽其拋泊無人經管看守朱

禾所奏殊非實情惟船隻終年在海鹹水浸漬每

弊否

則朱禾斯言何由而起耶總宜加意查訪為是

常必用火草燂洗以去蟲蛀朽蠹而兵丁懶惰者

多有燂洗不勤之弊又蓬繚日曬雨淋易於朽壞

營員無力修整每不堪用經前督臣滿保

題明於朋馬銀內按年支給修換而不肖營官於此

中侵漁不實力修整亦往往有之此皆朱禾未曾  
伊或指東說西不肯明言招怨亦未可知

奏及而應行嚴緊禁革者也臣等又查得現在戰

船丈尺俱比部冊加長加濶乃係歷屆修造時每  
次增寬數寸積漸使然在文員則以丈尺加增工  
料費倍每執部冊為辭在武官則以船身狹小配  
兵不多必以現船為據兩說相衡自以照依現船

為長然亦有雖大而不適於用者蓋緣初造戰船之時海道尚未習慣船式每多笨重自開洋以來人與海習熟極生巧現今商船內有名為爛鼻頭及快哨等船式樣輕靈駕駛利便往來海洋更為得用今各營戰船內如水艚犁繒雙蓬舳等號大船原以壯軍威而出大洋備用毋庸議外其沙唬哨船等項率皆平底布帆內洋戢駛遲鈍外洋難經風浪若稍為變通於屆當拆造之時酌量更改

式樣亦屬因時制宜之法但改造船式所費工料較前不能減少更須加增故未敢輕舉緣戰船事宜定例係總督衙門專政先經會商行司查議統俟福建督臣高其倬會核如有可行另再請

旨外合併附摺奏

戰船更改式樣甚有關係朕未洞悉不便批諭  
聞所有奉

旨交臣王國棟之原摺二件理合恭繳伏祈

睿鑒施行謹

奏

覽

浙江巡撫

臣

李衛謹

奏為恭繳

御批事竊

臣

前差進摺千總於四月初六日自京齋回

臣所奏摺匣到杭敬開跪讀於

臣

奏覆監修城垣

摺內欽奉

御批朕特旨揀發與汝此數員知府今果何如欽此臣

查杭州府知府孫國璽

此人將來未可限量加意作成之

勤幹已經附摺奏

聞今數月來辦事敏捷決斷精細於繁劇之地從容暇

豫豈止才幹二字洵屬才幹之員

湖州府知府唐紹祖亦係優等人甚明白

性頗浮滑操守稍平若駕馭用之人地相宜嘉興

府知府閻堯熙頗有骨氣粗率之疵或所不免然才具甚立心欲做好官操守謹飭但其人

好辦事粗率未能覺察吏役弊端現有交伊辦理數

事內多錯誤不甚妥協者臣指出其受人欺蔽之

是

處教以防閑懲治之方若能從此策勵尚是可用

至寧波府知府孫詔台州府知府楊滙紹興府知

府魏觀近今俱已到任孫詔前為徐州知州時臣

知其居官勤慎和平立心要好才守俱有可觀頗

所論確當

稱循吏惟畧帶軟弱隨時勦勉使能再有風力便成全美楊

因

朕保全

伊之身家感激圖報之心甚切以此而加推用餘無足取汝再試看

滙青年廉幹議論吏治尚有公子習氣未脫可以

造就魏觀其人一派正氣但恐性情稍涉粗濁曾為紹興府之諸暨縣於地方風土亦

能熟悉此三員皆到任不久再當試看以定等差

因奉

旨詢及先以大槩覆

奏至浙江近日訛言俱已全息各處百姓悉皆安堵  
如故其為首造言之人臣嚴加查訪聞平湖縣有  
一戲子在松江地方聽有訛言奔回搬起隨飭府  
縣拏訊供出此言得於伊之妻父及拘獲到官又  
實係隨衆搬移並非倡首之人桐廬縣則係乞丐  
數人從省城而去傳播訛聞希圖乘人匆忙竊取

米穀又省城曾拏獲一城隍山道士審明亦是轉聽傳言非實在為首者臣見訪聞之言仍有未確

應

如

是發落以安反側

恐再一搜求衆心惶惑隨將事後傳說之人分別

枷責發落一面留心密訪倡首棍徒盡法重懲以

仰副

皇上息事寧人之至意再通省春熟浙東之寧紹金衢嚴溫台處八府於閏三月初旬得有時雨麥俱豐收其種早禾之處已經插秧惟杭嘉湖三府春雨

過多低田豆麥所種無幾高阜處所有六七八分不等今年蠶種比往年較少桑葉甚賤蠶繭有七八分收成上年被水各縣蒙

皇恩賑濟臣前因冬月民食尚可支撐請於今春蠶事之前散給今於三月望後委杭嘉湖道徐鼎督率各官親往各縣鄉村查明實在窮民逐戶散賑以助養蠶口食又將截留漕米并買回四川之米撥運各處設廠分頭平糶值此青黃不接之際小民

既得官米接濟而嘉湖等處城工正在興修即無力窮人又可傭工得錢為糴米之資萬姓歡呼莫不感頌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理合附摺奏

聞上慰

朕心深慰

聖懷所有奉到

硃批奏摺一併恭繳謹

奏

聞浙省風氣近有不變景象朕甚欣悅浙俗雖云刁詐而不涉於獷悍且讀書講理之人居多向因習染所污遂致流蕩忘返一覺即悟仍可復初革舊維新之效朕有厚望焉其勉力化導無或稍懈

同日又

奏為奏明浙省現在營伍情形仰祈

睿鑒事竊臣荷蒙

聖恩簡畀重任圖報無由每深悚惕所有地方武職營

伍事宜雖係督提二臣專責但臣職銜開有提督軍務之任固不敢逞能以邀功亦不敢置身於局外今一年之內凡臣所經歷及耳目訪聞之處隨事留心畧得梗概竊見浙江兵丁漢仗平常弓馬軟弱遠不及陝西而肯學技藝紀律整齊警敏相尚若棄短取長緩急猶為可用從前營中雖有空糧而近年公費之外虛冒尚少甲械雖不能處處充足亦不至於空虛朽敝操練雖不能無勤惰之

分然不敢竟為廢弛就臣所見而論如江南係臣

此奏原籍其營伍大不能如浙江即前曾經過之湖廣  
實係聞所未聞出於朕之意外若非爾親知親見  
竟至難以西聽信浙江營伍殊不料能如是也西北而尚不得謂之大不堪也近蒙

皇上特諭挑選陝西營兵一百名發往浙江教習將來

得將弓馬強健之處操練學熟皆出

聖主鼓舞轉移之妙用矣至提臣石雲倬為臣人正氣辦

事勤敏其感激

聖恩實心報答之意出於至誠如請以提標右營改用

此係

水師督巡洋面籌畫甚當但諸事急求見好未免

此論確當

畧驟恐非因地制宜之良法臣愚以為凡初到地

方必將事之利弊看透逐漸整頓庶幾令行不擾

亦可以圖永長否則屬員難於奉行其法即不能

一有不當暫亦難行何況經久

經久臣於營務之事必與提臣商議而行提臣亦

常有字來令臣參酌但提督大員兵馬是其統轄

臣係同僚於其已行之事不便再言惟有懇乞

皇上於伊奏摺中再加開導使之善用其長漸次料理

則諸事全美而浙江營伍竟可省厯

是

聖懷矣再定黃溫三鎮竝統水陸最為緊要溫州鎮邊

邊士

偉之怪解顯處於外意高氣傲而胸襟浮淺何能

士偉操守管兵俱好但性情乖張不識大體與地

與人

款洽原由左江鎮調回今復用於溫州朕因其欲

求見

好之心真切可取耳前於石雲倬陞辭時曾經備

悉曉

諭諒伊自有斟酌

總巡之任似應仰請

皇上酌量調換方於海疆有益定海鎮林亮聞其水務

若能戒貪乃好總兵

膽量俱好而操守行事平常今甫經到任未見設  
施黃巖鎮自昏憤之馮廷輔去任將來新鎮到後  
自必鑒戒前車另有振作此二鎮俱俟共事數月  
後詳察確實另為具

奏其處州鎮王安國曾經出兵人頗老練而性情粗

愼殊

不可解

偏才具畧鈍該鎮從前

奏明四季巡查地方亦是不肯偷安留心防範之好

奇

處但總兵四季出巡隨從人多山僻營縣往還伺

審若不便可即言之石雲倬但朕意以為煩擾事小防  
範益大爾酌定其宜然後與言  
一二次似為已足以上各鎮臣居官行事

聖明自有洞鑒臣謹將見聞所及據實具

奏至於各營將領循分供職者居多今年軍政屆期

為此統俟督提二臣會核甄別惟水師各營舊人已少  
為熟練水務之員必平時選擇儲備應用我  
實難朕無日無處不選擇也豈必水師陸路亦然文員  
皇上慎重海疆隨材器使固毋庸臣之瑣及者也為此  
之難更倍於是矣  
繕摺奏

聞伏祈

睿鑒謹

奏

新授黃巖鎮董一隆向未悉其優劣於引見時觀其人甚巧黠才具不過中平因係閩籍自云熟諳水務故爾擢用今職近日訪聞品行頗屬不端居心詐偽善於逢迎云云於伊莅任後其細加察訪密奏以聞

同日又

奏為覆

旨事竊臣前摺附奏寧波府城坍損應修緣由奉有

御批臣遵即行令布政使許容另為酌議款項設法興

修理合先行覆

奏再查海寧縣城亦多坍損南門之外數武即係大海潮水衝激不常設有浸灌更難堵禦查原任翰林院編修查嗣琛係逆惡查嗣庭之兄上年奉

旨拏解於王以言揭帖案內審據供出前為北直學院

考過正定順德廣平大名四府即託病回籍雖稱止有田六百畝房屋四十間當本四千餘兩等語諒亦不止所供之數今該犯已經解京其罪應聽部臣核擬從重歸結所有家產前因原係奉

旨提拏未曾行令搜追看其光景雖無厚蓄重貲或有隱藏之處況伊弟既犯滔天大罪若將查嗣璫家產儘數查出變價為修理海寧城垣之用有餘即此案已有旨矣況工費浩繁亦無濟於事奚用是為疏濬該縣河道似亦允協應否具

題或即於

奏明後奉行伏乞

皇上批示欽遵為此謹

奏

覽

雍正五年五月十一日浙江巡撫臣李衛謹

奏為恭繳

御批事雍正五年四月十三日臣所差齎捐材官自京

捧回臣前奏摺匣到杭臣敬啓跪讀欽奉

御批奏摺四件內社倉察吏二事蒙

皇上指示明切誠為千古卓識治道要言帝典王謨無以踰此臣當終身服膺實力遵循不敢頃刻暫忘其備辦地方公務一條現在另摺覆

奏保甲民壯一事已經繕疏具

題所有原奉

御批相應恭繳外浙省今年蠶麥收成前已將大概情

形

奏明自閏三月以來雨水調勻各屬禾苗俱得及時  
栽種五月初旬係黃霉時候雨覺過多若再連下  
不止於別府無礙惟湖州地勢低窪插種恐有愆  
期幸下流河港開濬今年水勢消洩較前頗速若  
此後即得晴霽則豐收可遍於全省矣合併奏

聞謹

奏

朕希冀

上天惠賜大有之念今歲倍切何以言之茲命直隸以至各省督撫及守令通行耕藉典禮當此創始之年儻能幸遂所願既可大啓愚蒙敬信之誠益足昭示

天人感應之理據各省奏報春收景象頗稱豐稔畿甸目下雨水亦屬均調卿等當各秉精度以俟秋成不過轉瞬間事耳

同日又

奏為奏明買回川米平糶情形事竊照浙省杭嘉湖  
三府地方因去冬今春雨水過多米價較往年稍  
昂現在青黃不接之時幸蒙

恩准以臣分發買貯之穀抵運閩省將截留漕米十萬  
石分於各縣平糶正恐不敷今於閏三月內據前  
委四川買米之同知谷確等陸續運到買回之米  
計川省市斗共四萬七千一百餘石每一石較浙  
省倉斛合二石三斗有零除川河過灘損失之外

實有浙斛米十萬五千三百餘石統算買價運費及攤補損失之數千石外每石止約價銀九錢五分零較之客商販浙之米每石已賤至四五錢不等正值需米之際隨差人沿途知會分運湖州府各屬三萬六千石嘉興府各屬一萬八千石其餘俱運至省城當即查驗米色因途中多雨不無潮氣恐難一概久存隨斟酌將最乾燥者收倉其餘令各州縣分別兩項將一項於城鄉市鎮多設廠

所委員分頭監看零星糶賣以一斗為率照時價  
每石多減數錢使窮民沾惠又恐廠所不能周遍  
住遠者未得均沾將一項減價發與舖戶亦令照  
所減之價量加折耗餘利轉賣使之周遍僻壤其  
貧窘士子令各教官領米少許於學內分糶乏食  
兵丁令各營員分給於月餉繳還一時士庶兵民  
莫不感頌

皇恩歡呼載道臣查小民現在得食平價之米不覺艱

苦若無此米接濟則民力竟難支持至平糶之價雖比時價減少而較之買運原費仍有多餘此時雖未糶完銷算大約一萬數千兩之贏餘可以湔出是此番買回川米實於浙省大有裨益惟是臣前摺內曾奉

御批過多亦恐於川民有損欽此仰見

聖慮周詳普天均邀

覆載至意但臣平日深知四川產米頗多價值甚賤故

斗斛之大倍於他省今雖買回浙斛十萬餘石而在川省僅算賣出四萬七千餘石細詢買米官員川民因見好銀照時平買咸皆踴躍止在重慶府一處自十一月十五日起至十二月初五日止二十日間即已買足其於川省出產之米不至虧損可知然臣前已

題咨明白倘彼處米貴即以銀兩留貯川省藩庫俟價平再買必不致令因此高昂以病川民況浙省

向日多藉江楚之米彼地原有從川省販來者今  
既自往購買則江楚客商所販川米亦可留於江  
楚俱有裨益之事但滿一身擔荷非輕全賴委任得濟用使三省乃民無可借詞遏阻設或浙米平  
賤更可儲為閩省接濟之需此誠一舉而數便者  
人方無失誤

也惟是此米運回時各處關口俱遵定例米糧不  
收稅銀惟管九江關之饒南九江道劉均不以臣  
與該省巡撫移文轉飭知照為准雖未濫收米稅  
然借稱船隻報料名色留住船戶不肯放行除收

去正稅銀一千五百四十九兩之外又百般捐勒

此次自當移文嚴查將來如再有買運之舉亦當嚴飭加耗平頭雜費銀一千五十七兩零現在移文江

西撫臣查覆若無此項多費價值更當減少臣愚

米船勿令包攬生事以為上年初次試行實有成效仰懇

具疏題請

皇上天恩今年再准動銀二十萬兩早為委員及時赴

買得於歲前運回則冬月米色乾燥可以收貯備

夏秋米價貴時之用不但為浙省百姓省數萬買

米之銀且四川得銀完納錢糧而所動庫帑仍然

現在則緩急可有儲備百萬愚氓感戴

高厚隆恩於無涯矣可否准行另為補

題抑或

奏明奉

旨到日

臣

卽遵行於七月初旬委官起身方屬妥便伏

祈

皇上睿鑒

臣

未敢擅專為此謹

奏

據奏七月初旬委官起程等語何須如是忽忽既動帑金二十萬則非去年試行可比仍止差委一二員路途寫遠照顧難周若選擇多員不特堪信託者難得其人且恐浙省未必有如許閒官此重務也極宜慎始慎終勿因前舉就緒遂爾高興輕視設慮違踰時日何不先發四五萬金遴員前往餘俟該部議准然後陸續遣差亦不為遲朕謂此事數萬金以內料必妥協至二十萬之多難保其全美也慎為之母忽

同日又

奏為據實直陳以備

聖明採擇事竊臣荷蒙

恩命兼理鹽務因前任鹽臣謝賜履移交

敕諭內開載坐名不同浙省又無撫臣兼理鹽政舊規

可遵是以仍照鹽政從前成例咨詢都察院請示

今准咨覆已經議奏令將前任謝賜履

敕印繳回用巡撫印信辦理鹽務奉

旨依議欽此等因到臣隨經欽遵差員齎繳進京

題報在案但臣伏讀原奉

諭旨督撫敕諭內有無兼理鹽務字樣爾等查明應否  
頒給之處議奏欽此是

皇上查議者止於

敕議應否頒給而都察院遂將印信一併議繳似於錢  
糧衙門關係防範之處猶未為盡善臣愚昧之見  
竊謂鹽課錢糧各有奏銷考成釐規場政各有經

管職掌事務雖在一人兼辦案卷仍宜兩處分清  
則錢糧無混淆之弊者一也從前鹽臣雖不受督  
撫節制然私鹽犯案督撫竝詳商竈弊端督撫稽  
察錢糧之出入政令之得失督撫衙門皆有案卷  
可攷實於平行之內微寓牽制之權立法原有深  
意臣自在雲南以藩司仍管鹽驛道并今於浙江  
兼理鹽務俱不敢以事皆一身所辦遂改舊章凡  
其中有關係者仍然彼此衙門行文立案以備日

後稽察庶可防吏蠹濫漏之弊者一也各省引鹽多有行銷於隣近外省地方非盡係一處督撫所轄若槩以撫印行文發票遙制隔屬誠恐鄉僻愚民不能遍將改用印信之故家喻戶曉未免滋生事端且各處鹽法辦理多有不同之處如浙江鹽政衙門雖案牘不繁然除引目之外又有水程憲單隨衆商完課多寡領程分發運銷者更有常山單票以及廠鹽牙稅各種號記等類俱用鹽政小

印鈐蓋為憑以別官私俾沿途關隘渡口塘汛查驗放行習於故常耳目不擾此官守無侵越之弊者一也況督撫關防有封疆地方重務干係而商賈肩販貿易皆藉以為憑體統頗覺有關每年春冬凡遇四所八次掣鹽之期連前項各件日須用印累萬盈千糝糊甚易而浙江巡撫衙門諸務繁劇終日鈐印亦復不少空時尚可兼顧一遇壅擠實有並用不遑之狀更屬難於兼施仰惟

皇上推誠布公因人任使惟期合宜今日管鹽之督撫  
自無所容其稍存私心上負

聖恩然防微杜漸不可不周似宜各用本管印信使合  
而為一者仍可分而為二庶目前之職掌不淆將  
來之掩飾可杜矣臣愚陋寡識偶有所見不敢以  
憲臣既定之議輒行緘默緣係已經覆

准之事故爾不便於前

題疏內聲明為此繕摺密

奏是否有當伏乞

聖鑒施行謹

奏

此事前經與廷臣講論巡撫兼辦驍務不過一時權宜非同久遠歸併伊等議繳鹽政印信朕意原不深以為然茲爾奏請仍分為二洵屬有理但朕不便特諭其將情由備悉聲明具疏題奏候另旨准行

同日又

奏為請

旨事竊查杭州西湖上向有

聖祖南巡時駐蹕

行宮內貯當日鋪設玩器椅桌等物設有兵役守護並委  
寧紹分司掌管雍正三年七月間被賊踰牆進內  
竊去爐盤等物彼時懈於追緝賊未獲報及雍正  
四年十二月初二日據報又被賊踰牆竊去玉器  
等物臣不勝駭忿立傳地方文武官面加嚴諭

行宮重地豈容屢次失竊皆從前怠忽以致宵小覬覦此案若三日不能獲賊一併嚴叅重處伊等恐懼上緊訪緝果於初四日即據杭協副將暨該府縣等共報緝獲賊犯徐大方大來併起出先後二次所失原物二十餘件前來隨加嚴訊徐大係開濬西湖之夫頭方大來與閩人李天福在伊名下充應小夫常進

行宮做工熟識路徑故爾徐大起意偷竊其第一次係方

大來李天福二人同竊變賣價值則與徐大三人均分至第二次因李天福已經回閩乃係徐大方大來同竊其物變價無多埋於其家臣即發按察司追起原物併根究賣與之家著落查追還價今據搜獲埋藏及追回已賣者所有兩次失去原物悉已起獲並無缺少現在飛移閩省務拏李天福解浙併案究擬間臣查徐大等雖係當夫窮人但敢於重地肆竊至再情罪難寬若依律擬斷則既

在郊外又係鋪設玩器僅可照盜官物滿貫分別  
首從絞流實不足以蔽辜又難擅用不便照律擬  
罪之語以違定例事關

聖祖行宮重器更不敢輕冒具

題竊思類如此等之事外省常有立即處死者但若  
輩未見明正典刑不知懼怕猶為易犯懲治盜賊  
法宜從嚴可否毋庸

題達照福建督臣高其倬前在雲南任內處置魯魁

賊之案請

不可此竊盜也依律處斷為是  
旨到日將首犯即行正法從犯割斷兩邊懶筋借此一

二人使匪類知所做戒抑或俱行盡法痛處後一

割筋

之刑亦不能令其更不能再為盜然猶係懲儆之一法

併割筋使其終身不能再為盜賊之處臣未敢擅

或庶幾可

專伏乞

皇上睿鑒指示欽遵謹

奏

朕為

皇考駐蹕行宮一事曾經再四籌度尚未及宣發諭旨

雍正五年六月二十七日浙江巡撫臣李衛謹

奏為恭繳

御批奏覆下悃事竊臣前差齎摺千總回浙捧到

御批奏摺臣隨敬謹啓匣跪讀摺內欽奉

御批事理除黃巖總兵董一隆臣亦聞其從前係平常

之人但到任未幾現在密訪確實再

已調伊陞見朕欲再加審視  
奏鹽政印務一事容臣另疏

題請外伏承

諭旨以浙省風氣近有不變景象上慰

聖心命臣勉力化導查浙省民風素稱刁詐而習俗柔靡不至獷悍誠如

聖明洞照復荷

皇上教養董勸出於至誠而陞任觀風整俗使臣王國棟

棟於觀風使一任實能無忝厥職今以許容接替

或恐不及然觀其立意頗純未免稍涉滯濁耳  
聖化實心訓導風俗人心果然漸見改革即如計叅之

原任太平縣知縣張士驤衰老昏庸已經卸事之後新署縣閔紹祖接受交盤時將倉穀量出一升拋於水中如有飄於浮面不沉者即以虧空補揭百姓見其過刻共為不平情願零星公捐三五日內將算少之一二千石盡數代為補足又如嘉善縣素稱難治之區因該縣李天桂徽瀾漕米被叅解任後衆民以該員到任未久緣天雨所致為地方受累別無他故隨公同樂輸捐出米價銀二千

欣悅

覽之餘

兩今歲豐收可以買足補倉此歷來少有之事  
現今通省錢糧完納頗好雖杭嘉湖所屬去歲被  
水九屬停徵此外較上年所完總數亦能多出且  
邇來命盜稍減詞訟漸少火災頓息海不揚波此  
皆我

皇上過化存神之妙臣敢不仰遵

聖諭竭力化導但一身不能周遍惟在府縣得有好官  
則臂指之用可收實效其知府如孫國璽唐紹祖

閻堯熙魏觀孫詔楊滙等居官才力已蒙

御批逐一指示無不確當即現在諸府之中漸覺勤慎者不乏其人惟年來新任各縣內止有鄞縣楊懿奉化縣魏大德才堪辦事錢塘縣秦炘初到生疎今已熟練且立心學好竟能稱職其餘勉力支持者多臣督率各屬盡心整頓昔日刁疲之邑目前頗有改觀惟仙居天台武義永康等縣本屬小邑而為前任不肖數官接踵因循錢糧累欠事務廢

弛變成最疲極玩之區他如秀水嘉善海寧德清  
人材原屬難得如不得已亦惟有將試用不及者去之  
實皆繁劇難理初看可以勝任者試用之後漸次  
復以新來者試用之耳除此更無別法若少避輕於棄  
取頻為更換之難一涉容隱姑息則官方難以整飭矣  
聖恩揀選各省舉人發浙補用已陸續全到臣屢次察

看其在

皇上揀發十一員之內亦須明試以功人材頗好於中擇其明白爽幹

者現遇缺出委署任事至部內分派試用之六員  
似有不及誠恐到任後未能辦理又多更換之煩

分發之說甚善朕尚欲以汝此法諭令直省通行  
現在分發道府各衙門令如古時幕僚之職效用

使之熟悉民情練習吏事再加酌量委署又處州  
鎮總兵王安國四季巡警一事臣已遵

旨與提臣石雲倬商酌只作臣等之意將應否兩次巡  
查處作書婉致總期兵民不煩地方有益以副

好  
睿懷再臣請買運川米仰蒙

聖慮周詳思深計遠非臣淺見所能窺及又蒙

皇上憐臣一身擔荷非輕特加

恩諭令臣感激無地伏思臣惟自矢樸誠凡於辦理公  
不計利害勇於有為固屬臣子奉職之誼然國家事重  
究宜其難其慎籌慮始終為責  
因恐遲誤風信代為航海起運以二十餘萬石之

穀涉歷浙閩洋面人皆為臣顧慮及二運開行時  
因汝急公之念出於至誠蒙  
連日暴風迅發臣亦深切憂心而各船或飄回乍  
上天鑒照神明祐助遇險獲安此後尤宜加慎若以盡  
浦或收泊山巖風息張帆各得平安兩運數百餘  
屬不妨一推心肆志則又涉於行險僥倖矣如何其  
號海船竝無一舟損失此誠

皇上憂民心切有以感格

上蒼而愚戇如臣得免隕越莫非

此四字以人事論原屬近理之談如以

聖恩顧庇之所及也臣前因浙省儲蓄甚少未知今歲

天道論

要須已身能以忠誠感格方切廢庇之休非朕力

所可及也

貯今浙省入夏以來待雨之處頻降甘霖望晴之

鄉常逢皎日各得其宜目前浙東早稻現獲豐收

浙西晚禾亦皆暢茂以

皇上敬

天勤民重農務本自有

天人相應之理今歲年景可卜大有米價定然平減據現在情形自應因時變通不必膠執前議當導

旨於七月初旬先動銀五萬兩遴委的當幹員前赴湖廣彝陵州一接著川省客販之米照依民價糴買運回以省川江遠涉之險仍備帶川湖二省咨文是

令其隨時斟酌若客米不甚相宜或仍往川採買擇便而行至此外應否再買且俟各府晚禾定準將次告登之前量出米之多寡價值之貴賤如仍

需用酌定動撥數目再為

好

題請一面動銀或往四川或往江楚或就本地惟視  
米穀有餘之處隨便採辦臣當悉心慎籌斷不敢  
輕率貽誤也至臣所奏偷竊

行宮物件一事

諭旨開示甚明現在遵

旨發落至臣尚有管見另行具摺陳

所陳意見甚好知道了  
奏伏祈

睿鑒施行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奏請

聖鑒事竊查太湖界連江浙數縣地方水面遼濶港淩錯雜素為兩省盜賊鹽梟出沒之所臣曾兩次親至其地巡查察閱實屬緊要之區現經督提二臣

會臣具

題請於大錢要口添設守備一員并調撥各營兵丁  
增汛設防在案但此添設之守備必得熟習地方  
材具敏幹之員方於防緝有益今查該營大錢口  
千總張雲煥在汛有年諳曉太湖各處情形臣巡  
查時見其年富力強弓馬可觀辦事勤謹委令緝  
拏匪賊實心察探歷次捕獲數名因福建督臣高  
其倬

題請添設守備時尚未將該員調考不曾親見其人  
是以於添設之守備議請歸部銓補臣接准會稿  
隨將張雲煥熟練此地情形堪以勝任之處會商  
今准督臣覆稱已經拜疏難以再為續

題若俟議覆又恐銓補之員人地未得相宜聽臣就  
近奏請

聖鑒等因臣為緊要汛口起見何敢推卸除一面知會  
提臣石雲倬外理合具摺

奏請如太湖營守備准其添設可否即以張雲煥陞  
補俾得駕輕就熟有益地方伏祈

睿鑒倘蒙

俞允再為送部引

見臣未敢擅便為此冒昧具摺請

旨謹

奏

候另有諭旨

雍正五年八月二十二日浙江巡撫臣李衛謹

奏為敬陳鹽政銅弊酌量疏銷緣由仰祈

睿鑒指示事竊惟裕課莫如銷引江浙各縣有於額引之外可以多銷者有僅能行銷足額并銷不及半者甚有片引不銷者在民間無食淡之理若能於少銷不銷之處設法疏通則多銷之縣錢糧豈不充盈而歷來鹽臣非不樂為無奈恐干例議不敢據實陳明懇請融銷故將不銷之引移於多銷之

地仍照原額造報是以錢糧不能贏餘多出而私鹽亦由此得以充斥也臣去年雖亦循舊例而行然日夜籌思所以杜私銷引之計未嘗不以稽煎督煎之事責之場官而微員功名之念輕貪利之心重受賄縱私無人不然即盡加黜革而所換新官仍復如故此場官之不可恃也又未嘗不以巡私緝私之事責之廳縣汎弁而各官俱有地方公事豈能每日親查所差巡役兵丁又皆微末下人

更無身家顧惜多將大夥賄放僅拏一二小販塞責此巡緝之不可恃也從前皆差有鹽政衙門承差督率商家催募之巡丁各場查緝臣見其未能實心出力又不得已而差本標弁目帶領兵丁沿河遊巡臬等久已知風暫為迴避亦難收有實效因思臣向日候選時往來京城曾有山東兗州府人韓景琦常為人保送錢糧上庫頗有膽力今雖捐監在籍其人勇於向前立心忠幹隨傳其來浙

令伊帶兵巡緝遇有私鹽即行截拏現在擒獲大夥積臬數起究審發落因知官鹽之壅滯總由私販之衆多而竈戶之賣私總在場官之賄縱惟有專設巡鹽員弁以緝私更換實心場官以稽竈庶可漸次杜絕查浙地私鹽出沒之所獨海寧海鹽平湖桐鄉為最且係嘉湖二府販私門戶而海寧之長安鎮乃其往來適中孔道請專設巡鹽營把總一員兵一百名在此鎮分巡隘口歸臣標左營

管轄於海寧等四員及嘉湖要汛接壤江南之處  
周圍巡查選募勇健兵丁充當以商人向日僱用  
巡役工食給為月餉不足者即以所獲私鹽變價  
添補請將監生韓景琦給與把總劄付俸薪帶領  
各兵巡緝三年果能有效授以千總職銜仍留營  
再緝三年如能始終不懈各處得以銷引保

題到部以守備陞用俾將來巡緝員弁知所鼓勵但  
恐兵少地廣不能周巡請於撫標額兵八百名內

抽派一百名酌委千把總一員幫同巡鹽把總協緝稽察俟一二月後酌量調換使不致久而熟識作弊此緝私之一法也至各場員官卑職小惟知利慾熏心萬萬不能改革應將現任場員分別優劣酌量咨部改補請以捐納候補候選錄用之同知通判知縣等官如有家道殷實情願效力者發浙量才分往各場管事專司杜絕私煎私賣之責俟三年實有成效即予保

題請

旨敕部准照原銜即用如有仍蹈故轍劣蹟昭著者叅革治罪伊等原有身家自能顧惜功名實心出力此稽竈之一法也至於所轄江南數部除徽州一屬每年實可多銷其餘鹽政情形更有與浙不同應為另行設法者蓋緣蘇松常鎮各州縣四面水鄉港汊雜遘巨梟大舫百十為羣巡捕兵丁力難制伏即如一女梟沈氏久慣販私聯結黨羽徐二

等大船裝載動輒統衆執械拒捕逞兇傷兵毆官橫行於兩省之間犯案累累皆莫能制臣訪聞檄拏已久該犯聞風逃避難於弋獲近有松江府海防同知金文宗頗有幹才臣委以督緝之事甫及數月親往密探將沈氏設法擒獲并拏羽黨數人現在行提解浙審擬嚴處然此外餘梟私販尚多豈能淨盡雖松江鎮江俱有提督將軍駐劄未嘗不差委員弁帶兵巡緝奈旗營兵丁無不買食私

鹽所以並無實效又江南止有松所四場民竈雜居向俱就團買食賤鹽孰肯捨近圖遠加以私鹽橫行商皆虧折消乏棄業逃亡上海南匯二縣數年片引不銷現據上南二令紛紛詳請欲以引課攤歸田畝因與鹺例不合尚在飭議未定以臣愚見非大為變通不能補救莫若將松所之浦東袁浦青村下沙四場場官於前項候補同知等官內再選最為殷實有身家者令其管理各竈所煎之

鹽盡入官倉除商人收買外餘剩者請借動鹽臣  
筆帖式歸公成規項下銀兩交與管場各員照依  
場價盡數收買再擇商人內之殷實者將鹽發與  
領去如能照引數完課聽其歸完本銀自行配銷  
倘不能完課則於原本之外酌量增價些須令其  
領出於城鄉市鎮多設店鋪賣出價銀按季繳還  
場員即以此銀源源買發多出之價作為贏餘逐  
年將數目造冊報部查核此四場事務更為緊要

難辦管理之官三年內仍行考核保

題果能錢糧清楚引鹽多銷上等出衆者以原銜應  
陞之缺准其即陞至急公稱職稍次者照其原銜  
即用倘照舊無益者分別叅革在竈戶鹽既得售  
必不賣與私販而梟徒無鹽可買亦可望其改業  
既免無知愚氓多罹法網且使平素不銷引之縣  
得以疏銷則歷來多銷之處皆可溢出課額即管  
理之各場員先使習學歷練亦於將來臨民有益

臣因鹽法頽敝已甚不敢緘默因循亦不敢草率  
題請合先具摺陳

奏是否可行伏祈

聖明睿鑒指示欽遵為此謹

奏

既欲大為變通以清銅弊自應具題交部議覆方可施  
行將摺內冗長之語酌量刪減具疏題請可也

硃批諭旨卷一百七十四之四